

# 《中國佛教史》 第九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一般正式(僧眾生活規範)制定，我們好難以詳考，一般就認為(是)他(道安)制定的。制定這個僧尼的規範，出家人，做和尚，做施姑的行為、生活有一定的規範，就由他制定。制定佛法的憲章，出家人一直守的，好似憲法一樣的，是出家人都要守的，(由)他制定。那他又無力量的，他又不是政府，怎樣制定？他有道德，名氣夠大，他那些弟子眾多。那些弟子全部都是很有名氣的弟子，那些弟子全部跟隨他，其他那些人就跟隨他的弟子，搞到現在都是依他的規範。

你說(他)影響幾大，他所制定的規範，例如那些呢？例如：行香，每日在那個寺門裏面，用行香向……上香，向佛像上香。行香就要每日上講堂(上課)，做和尚不能夠就這樣食，一間寺廟裏面要有那些講師，法師要在那裏講經。如果有一些和尚要上講堂，聽講、上講，這個佛法憲章三條，第一，就(是)行香上講等規則。第二，「六時行道」，「飲食(唱讚)」，規定在那個寺院裏面，晝分作三時，日間分作三時，每一個上午、中午、下午，一日(日間)分做三時，每一時有一時的功課。就說是你出了家(不是)在這處坐便可以的，是要日頭三時行道，到夜晚太陽西下，要做一些甚麼功夫？中間那段，初夜就要做功夫，中夜就要睡覺，後夜就要起身，五更天又要起身，要做事。那麼就晝三時，(夜)三時要行道來到修行。飲食又一定要規則，依着大家會食，不能夠有你一個那樣吃多些這樣，大家集體會食。現在寺院那些集體會食的這個規定，就是道安……那個淵源在道安那裏。和唱那些唸讚，現在那些唸「爐香讚」、甚麼的唸那個規定，都是道安規定，那麼就是第二點。

第三點，「布薩」，這個「布薩」是梵文的名字，posadha，每月十五的月圓那晚夜，把全寺的僧人，夜晚露天集中在這處，集中在此，就由一個師父，把出家人的戒律，唸誦戒律，大家聽着他唸誦戒律，大家默然不出聲，聽着他唸誦戒律。提醒那些人，唸誦完戒律，就要甚麼？就要問大家，你們有沒有做錯事，有做錯事就出來懺悔了。這樣請大家同期准許你懺悔，以後個個不准歧視你了這樣。有幾個和尚如果在

那十幾日內做錯甚麼事，就要挺身而出，講他自己何時何日做錯了一件怎樣的事，這樣，現在我當眾懺悔了，現在那些所謂坦白了。有人問，和這些有甚麼的關係？坦白自己做錯甚麼事，自己知道這件事不對的，但我做錯了。我請所有寺內僧團知道我在這裏認錯，希望大家同情我，准(許)我在這處懺悔，我以後再不做了這樣。那麼然後由那個主席問大家，好似有一個儀式的，現在某某弟子，他做錯了甚麼事，現在當眾請求大家准(許)他懺悔，大家認為准許他懺悔的就不要出聲，默然。如果你認為他有問題的或者虛偽，或者怎樣，就請大家講了，出聲批評他了。如果無人出聲這樣，那個主席就宣佈，說現在某人在此舉行懺悔的儀式，就已經被大家通過了。大家以後就不要歧視他，要當他是一個完全無犯錯誤的人一樣。那麼經過一個儀式，這種這樣的就叫做布薩。有做這樣事都有一些用的。

聽眾：夠鐘了(時間到了)。

羅公：夠鐘吧(時間到了嗎)？

聽眾：是，夠鐘了(時間到了)。

跟着就第二章了，是嗎？這個中國佛教的中期，是由鳩摩羅什入關，入到關中…(雜聲)…鳩摩羅什是公元四零一至(玄奘法師歸國是)六四四，這個是中期的佛教。中期的佛教，就是翻譯與義理相當盛的時候，就好似一棵植物那樣，羅什以前就是移植的時候，由鳩摩羅什起到玄奘歸國之前，就是移植到它可以生長的時候，到玄奘以後，就開花結果了，就是中國佛學生長的時候。那麼這個時期，我們最大的人物，可以用到來劃分時期，這位大人物就是鳩摩羅什。

鳩摩羅什這個名字就是梵語，Kumārajīva，那個 va 字尾，那個 va 字的尾音我們無翻譯，鳩摩羅什，Kumārajīva，va 這個中國人無去翻譯，無這個音的。日本人就不同了，那個尾音一定翻譯的。我聽別人講有些這樣的，那些尾音 va 這樣，都有人翻譯的，是嗎？我見過羊城一個……那個是日本回來的一個，我們讀書的時候，有一位日本留學生回來教英文。在大學的時候，他教文法，專門學習文法的，…

…???.……英文找他來教。Attitude，他們怎樣讀？Attitude。日本人譯音尾音幾細，他們都大大聲讀出來的，例如那盞燈 lamp 了，lampu，叫那些燈叫 lampu。我們講甚麼倫敦，就 London 那樣，尾音很重。va 這樣就不要了。

那麼鳩摩羅什這個人，我們先看看他的身世怎樣了。即是他的生平，看他的身世怎樣來的。他的身世原籍是印度人來的，他的爸爸鳩摩羅炎，正式印度種來的，鳩摩羅炎。他大概是經商，他是一個佛教徒，他就經商，就去到西域，可能到西域之前教他的。那麼他就由印度向西北行，就去到我們中國的天山南路，天山南路的西面，那個龜茲國，寫成龜茲，讀就是「丘慈」。去到那裏，就和一個龜茲國的皇族結識了。就和那個龜茲王的妹妹結了婚，結了婚就生了一個兒子。生了那個兒子就是鳩摩羅什。那麼鳩摩羅什這個人就由公元三四四年起，去到四一三年死的，那麼我們計一計算他，看他幾多歲就知道，六十九歲。那麼因為他和龜茲王族有婚姻關係，而且他的學問還很好，他就在龜茲的地位，是一個國師的地位了。他就出了家，不是，他那位父親在皇宮生了一個兒子，就變了做國師。不是做學問的，有些親戚關係。我們看古代那些法師大德，一般皇室注重這個人有幾多道德、學問，但是有很多是由於交際上，是由於他有小小人事上的關係，不是很單純的。那麼他有一些親戚的關係，鳩摩羅炎就生了一個兒子鳩摩羅什。那麼鳩摩羅什的身世就如此了。

他求學的經過，那邊的人以出家為貴的，羅什七歲就出家了。小孩子七歲大就出家，但是他七歲就出家，他不能夠離開母親的，他出家之後，就時時與家裏來往的，時時看到他媽媽的。那麼，到了他九歲的時候，他的媽媽就帶他去印度，就帶着他一個小孩子，即準備讓他留學這樣，很小就留學。即是等於現在香港那些家長讓他們子女，給他們過去留學。他是貴族的人來，那麼在他很小的時候讓他去印度學習。就是他媽媽和他去，帶着他去。九歲大的時候，他媽媽就帶他去，是去到中印度的佛教文化鼎盛的地方，不是，他是去到罽賓。即是現在克什米爾，舊時翻譯作罽賓，現在翻譯作……現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整天發生問題的那個地方，克什米爾。克什米爾即是現在那些穿那些衣服，Kashmir 那個字，Kashmir，Kashmir 翻譯作克什米爾。我們香

港人就叫 Kashmir，因為那裏出產一些甚麼？羊仔毛，出那些羊毛那類。Kashmir 舊翻譯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翻譯作罽賓的，罽就 Kash 了，所以這個字可以，古音叫 Kash，Kash 那個音的。賓就 Kashmir，mir 那個字，那些西域的話，但是他(們)讀不是幾清楚，就讀歪了。就以訛傳訛，就翻譯作 kradsmipin，kradsmipin 那樣，罽賓即是克什米爾。後來玄奘法師就不譯罽賓了，譯作迦濕彌羅。玄奘翻譯得很準確的，Kaśmira，迦濕彌羅。

那麼罽賓就(是)小乘有宗的根據地，部字即是宗派，小乘有宗的大本營來的。他就在那裏學習。那麼當時在罽賓一個很有名氣的學者叫做盤頭達多。盤頭達多，盤頭讀 bandhu，bandhu 即是親，datta，datta 譯作壽。親壽那個人，那麼這個是罽賓一個很有名氣的學者。鳩摩羅什就跟隨他學習，學小乘的，學有宗的。他本來學有宗，但是他長大的時候，他就把有宗的本色轉為空宗了。那麼在盤頭達多那裏學習有宗之後，稍為年長一些的時候，他就回去龜茲了。回到龜茲，他又不是在龜茲學習。當時有一個叫做莎車國，一個小國，即是現在天山新疆省，天山南路莎車那個地方。莎車國，現在是一個縣來叫莎車，一個莎車國。莎車國一個王子，大概是出家人，莎車國的王子，叫須利耶蘇摩……這個須利耶蘇摩就是空宗，是印度空宗，是龍猛，即是龍樹，是空宗的創始人。龍猛的第三、四傳的弟子，有人說他第三傳，不過不可能，至少都第四傳，抑或第五傳。因為以年代考證不會解作第三傳，起碼都第四傳。甚至第五傳弟子，講空的。他就跟隨他學空宗，學空宗的大乘。一學習空宗的大乘，從此他就以空宗的學理作他思想的歸宿。他的求學就是學了須利耶蘇摩的學理就止了，大概止了。當然，他那麼博學，其他宗派都學習，不過就以須利耶蘇摩所傳的空宗，作他一生思想的歸宿的。

那麼，然後入關之前的閱歷，到了講他入關之前的閱歷，之前他介紹過自己作那一首詩，後來來到中國。他會作中國詩的，他作那一首詩，那首詩在這裏，它不叫做詩，叫做頌。法和是佛圖澄的弟子，是道安的師兄弟。他入華之後，就贈一首詩給法和，法和(是)這位法師來的，那首詩寫得好，梁啟超就講過那首詩，說南謝都不過如

是而已。南面謝萬都不過如此，說他那首詩寫得很「高(深)」。那首詩怎樣講？尾那兩句詩很好了，「哀鸞孤桐上……」尾那兩句當然很好了，說南謝都不過如是。「哀鸞迎孤桐(應為哀鸞孤桐上)，清音徹九天」。寫他自己的身世，贈給法和。

那麼，其實這首詩就代表他四個時期，代表他自己四個時期。第一，心山育明德，就講他求學時代，出家，七歲出家，九歲時印度留學，後來回到龜茲，就跟隨這個莎車國王子須利耶蘇摩學空宗大乘，那麼，這個求學時代，由七歲到求學的。「心山育明德」。就指他心裏面的山培養出明德出來。第二句就指他入關前的前半段，他學成功之後，學大乘成功之後，回去龜茲國，龜茲王就待他以國師之禮，讓西域附近的國家那些學佛的人，都要去他那裏求學。那麼一直傳他的名氣，一直傳揚，傳到中國人都知道有一個鳩摩羅什，說他在西域裏學問了不起的。就傳到入道安的耳朵裏面，然後道安就勸苻堅，派人接他，怎知道派人接他，(龜茲王)就不肯放人。搞到他派幾萬騎兵去滅龜茲國，非要取得鳩摩羅什回來不可，結果「流薰萬由延」。由延就是印度的計算里數的，約莫等於我們中國的幾多里？我們很難考究等等幾十里的，「流薰萬由延」。

第三句就講他自己被一個中國的將軍，叫呂光，滅了龜茲，俘虜了羅什，鳩摩羅什，俘虜他。準備回來中國，怎料去到涼州，就聞得說淝水之戰，苻堅失敗，被殺。就被那個姚萇就造反，勒死了。那麼，於是呂光就停留在涼州自己稱王。後來，稱王又稱帝，對鳩摩羅什不是很客氣，在他(呂光)那裏十多年，十五年的時間，鳩摩羅什在那裏過了很多不如意的生活，即是他第三句「哀鸞孤桐上」，第三句寫他那段。第四句就寫他甚麼？後秦那個姚興派人接他回來長安，一回來長安之後，中國很多那些老莊學者，和很多那些佛教徒就是幾千人，很有學問的人都聚集長安。在那裏翻譯佛經，長安的人就信仰他，各地方的人都向他求學，那時候是第四句，真正是「清音徹九天」，無處不遍的聲音。

我們中國就在他來了長安之後，中國長江以南都非常之羨慕他。那位慧遠大師，

廬山慧遠有甚麼問題，寫信請人帶那封信請教鳩摩羅什。一問一答，慧遠大師怎樣問鳩摩羅什，鳩摩羅什如何答慧遠，他們來往一問一答，現在都留有紀錄，在《大藏經》有這本書，記載着慧遠和鳩摩羅什的問答。那個慧遠在江西廬山，而鳩摩羅什在長安，那麼遠請人帶信去問他，請教他問題。無佛經可查就去問他，他答完又托人帶(信)給慧遠，很難的。這麼，「心山育明德」就是這兩個階段。這一節(寫)他做國師(的時候)，人人向他學習的，就是「流薰萬由延」那一節。那他……我們現在又回去「流薰萬由延」，他求學成功之後，學大乘成功之後，就回去龜茲國了。搬回龜茲國的講學，就名揚遠近了，那麼名揚遠近了，中國人就知道他那個名字，道安法師就勸苻堅，接他了，苻堅請人，派使者(來龜茲請他)，龜茲國王不願意了。結果，派幾萬兵，就打龜茲國，滅了龜茲國，就俘虜了羅什。那個將軍叫做呂光，就帶着羅什走回中國。由天山南路，龜茲國一直去到涼州，甘肅省涼州。當時那個涼州叫作姑臧，今日就叫做涼州。去到姑臧的時候，就聽人報告說，呂光就聽人報告說苻堅已經死了。中國就……苻堅死了，中國的北部很混亂，於是呂光就據駐涼州，剛剛就稱王，後來就稱帝。那麼鳩摩羅什就被迫跟着呂光就留在涼州十幾年。

留在那涼州的十幾年裏面，就有二件事。一件事就是(呂光)迫他娶龜茲王那個公主。龜茲王的公主應該是他姐姐來的，是嗎？要他和龜茲王公主結婚。那麼乘機侮辱他，給他惡馬，迫他要騎那隻惡馬，給你了，不過呂光那些粗人來的，說他能幹，又有學問，是嗎？平日還在龜茲做過國師那麼「巴閉」(威風)，當然很多辦法了，我給一隻惡馬你，看你收不收拾得到惡馬了，這樣之類。他不瞭解到他有學問的人未必搞得掂那隻惡馬的。在這裏就很受氣，那麼直至這十幾年後，中國的北方，中國黃河以北的東面，前燕、後燕那些割據了。西面，苻堅就是前秦，西面就後秦，後秦就姓姚，姚萇建國。

姚萇死了之後，就是姚興繼位了。姚興很信佛教的，姚興就派人來涼州，接了鳩摩羅什入長安了。入長安，他入長安就「巴閉」(威風)了。迎接他，讓他在一個……長安一個好好的地方，叫做西明閣，那些王族用來出入的地方，給他西明閣，讓他在

那裏住。西明閣那裏有一個花園，叫逍遙園。逍遙園(是)一個皇室的花園來的。和集中那些……當時有很多老莊學者集中在那裏講學那樣。(他在)西明閣(的)逍遙園，翻譯佛經。那麼到此為止，到了西明閣的逍遙園翻譯佛經的時候，就結束了他入關前的生活。

入關後的事業，他入關的時候，就(是)後秦姚興弘始三年，那個時候，公元四零一年，弘始三年，四零一年。那個時候羅什已經多大呢？已經五十八歲了，垂垂老矣。五十八歲了，是開始在逍遙園那裏翻譯佛經。那麼姚興自己親自去敬禮他的，當他國師。那當國師原本是那個時候，中國長安就在西北面了，中國的東面和南面那些學者，那些老莊學者，那些原來講老莊那些學者，都是甚麼？都是一流的學者。一聽聞羅什的大名，就紛紛入去長安受教於羅什。所以鳩摩羅什翻譯那些佛經，譯得那麼流暢，為甚麼？因為那班都是學者，那班人文人來的。除了那些老莊學者去他求學之外，那些出家人慕他名而去長安，不知凡幾。

那麼還有，那班老莊學者很多本來不是出家人來的，去到長安受到鳩摩羅什的教訓，鳩摩羅什這個人就辯才無礙的，對待那些老莊學者，雖然都擅于清談，但是清談，講到真正辯論那方面、講到那個名理的邏輯方面，那些清談客都不是十分擅長的。而鳩摩羅什又學過小乘、又學過大乘，他對於名理很熟悉的。因為在印度人當時弘法就一定要懂因明，因明就是即是邏輯，不過實用的邏輯。所以鳩摩羅什的辯才是非常之好的，那班老莊學者去到受教，提出問題來和他討論的時候，很多人就皈依於他了，跟他出家。有些出了家，然後去找他，有些就去到受教之後出家。

大抵當時跟隨他學習的時候，時時都有三千人至三千五百人聚集跟隨他學習。他的手下弟子大概有十幾個，都是名震一時的。最有名的？如果講有名的，僧肇，中國人來的，現在在《藏經》，或者不在《藏經》，在普通的書攤鋪都買到一本所謂《肇論》。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人，都要走去談及一下《肇論》。《肇論》就是僧肇造的，僧肇他這一世所造的幾篇文章，將它們集合在一起，就叫做《肇論》了。

那麼(羅什當時)除了大量的翻譯佛經之外，他的工作很主要就有幾點的。糾正舊譯的錯誤，舊譯，支婁迦讖、竺法護那些譯本，有錯誤的地方，鳩摩羅什都將它們重新(校)勘過，一有錯誤就改正。(這)事業之一，糾正舊譯的錯誤。同時，他譯經的時候，能夠用中文翻譯出來的，說他精通華語，因為源於他在涼州那十幾年，有空的時候，他已經準備學中文了。每次他有空，一入到長安，他不即刻翻譯，再學一番(中文)，再先學一下中文。自己都覺得翻譯中文都不太有問題了，然後才從事翻譯。他很小心，因此他能把舊譯的錯誤，他能夠糾正很多。還有的就是佛經以往所譯的都是「啟啟無牙」，「啟啟攸攸」(不流暢)，一到鳩摩羅什翻譯佛經，因為他的弟子很多都是文學家的，幫他忙，將他翻譯的佛經(文字整理得)非常流暢。流暢之中，連微微帶有西方的口語的氣味，一本佛經的文體跟我們中國的古文完全不同，但是很流暢，一般都很流暢，普通的四字句、四字句，那些經譯的經文按拍子，四字一個拍子，四句做一個拍子。那麼這種的叫做……

-完-